開放文學 -- 風花雪月 -- 後紅樓夢
第十八回 拾翠女巧思慶元夕　踏青人灑淚祭前生

話說黛玉聽見埋香塚上開了奇花，頭也不及梳，只挽了一個懶雲髻，披上浩然巾，護上貂鼠，就同寶玉從山坳內穿過去，沿池轉過石洞，一級級走上來。果然這棵樹生得古怪，曲折天矯，宛如舞鶴翔虯。葉兒也似桃非桃，似李非李，似杏非杏的，只覺得繁陰瑣碎。這開的花十分奇怪，深藍深碧二色最多，也有淡將去像翡翠玉的，也有轉變做紅白黃紫各色的，花如盞大，好個大千葉的梅花兒。近前去嗅著香氣，也辨不出什麼花香。黛玉、寶玉正在詫異，只見地下落了一朵翡翠色的，黛玉拾起來，心裡想道：「顏色嬌到這樣，倒該一些香也沒有才配得過呢。」就嗅了一嗅，果然像生花似的沒一些香。又想道：「只有梅花的幽香還配這朵花。」又即有了梅花的香韻了。寶玉笑道：「妹妹不要疑惑了，你的心裡我都猜著了。不過我同你兩個人前前後後葬了無數的花在這地底下，它這地下的精英融結不散，迸做了一枝透出地脈來。譬如天下才人一生偃蹇，潦倒終身，轉世去定要發洩一番；也如倩女怨魂，回生現影。因那樣發起，自然就這樣開出來。但只是與我無乾，總因妹妹而起，也就有妹妹的許多精神助著它。而今且替起一個雅名兒，叫做黛梅，也叫做如意梅，不知可還配得過？」　　黛玉想了一想，笑了一笑，就說道：「起這個名兒倒也算得，虧你。」

寶玉笑道：「我別的學問兒統不如你，只這點子強些。」

黛玉笑道：「怎見得？」

寶玉笑道：「不過顰卿兩字，也是我起的便了。」

黛玉笑道：「既這麼著，怎麼不也弄出一個替聲字兒，又要牽名道姓的？」

寶玉笑道：「名是牽了，卻沒有道出姓來。為什麼呢，只為你的貴華宗出了一位和靖先生，已經把這個梅花兒占去了，若是道著姓，怎麼能夠分別了它。故此牽了名，也配上個淵明『菊茂叔蓮』的意思。不過他愛的是一種，就還他一個名。你我葬的花兒誰也辯不出多少種數，現在這個梅花誰也辨不出什麼香，故此又加增了一個『如意』的名號，也只算人家的別號兒。你且評一評配不配？不過我的葬花辛苦全個兒隱在你身上去了。」

黛玉道：「為什麼你不自己起上個花名兒？」

寶玉笑道：「我不拘什麼，只想隱在你身上，我就樂了。你我誰還分得出兩個人來？」黛玉眼圈兒紅一紅，就啐了一啐。兩個正說著，只見探春、寶琴、李紋、李綺、邢岫煙、紫鵑、鶯兒、晴雯一群地走上來。探春道：「好呀，寶哥哥你們有了好花，只同了林姐姐瞧，瞞著我。」

寶琴道：「咱們就罰他東道賞這個花。」

史湘雲、惜春、李宮裁、香菱也來了。湘雲道：「好個林姐姐，你們只是一對的人兒看這樣好花，不過我同大嫂子、惜妹妹不配看，就不告訴我一聲兒？」

李紈笑道：「林丫頭、寶兄弟，你們這兩個真正的該罰，有了這種異樣的好花，也不告訴人，只許你兩個人私情密約地悄悄地這麼看？你們還不知道，連上頭統知道了，敢則也同了寶丫頭來看。」

黛玉道：「我本來不知道，倒是晴雯趕來告訴的，我就趕來了，也是才到這裡，你們不要怪。大嫂子也不要學著他們取笑我。」

寶玉笑道：「林妹妹又猴急了，大家愛看這個花，所以這樣。而今正正經經到了這裡，大家不看花，倒先說起笑話來。你們真個地瞧一瞧，到底像這樣的花瞧見沒有，你們再聞一聞。」

眾人爭先到樹底下一看，湘雲、邢岫煙、薛寶琴還高興得很，走上山子石攀著個樹枝兒。急得寶玉東趕西趕，口裡急急地道：「好人兒，大家只瞧瞧聞聞，再不要折它下來。」

寶琴笑道：「我偏要扳它一大枝拿去供在瓶裡。」

急得寶玉只是打恭作輯。眾人一齊詫異起來，說道：「實在奇怪得很，這個花算什麼花？這樣香也算什麼香？」

黛玉只點點頭，又仰著頭看。王夫人、寶釵、平兒也來了，也盡著地瞧瞧聞聞。大家詫異，說：「這個花到底算個什麼名兒？」

黛玉、寶釵都說：「正是呢。」

寶玉就將「黛梅」、「如意梅」的意思說合來。王夫人笑道：「趣呢倒也有趣，只是天地間的物事兒多得緊，誰也不能全個兒知道。也有在書上的，不知道這個書，就叫不出它這個名兒來。不要原生的有這一種花，你們叫它不出，你倒去查查看。」

寶玉笑道：「查也不用查，單只要問一個人兒，這個人說沒有，只怕查也不中用呢。」

黛玉笑道：「是了，除了曹雪芹先生只怕沒有別人。」寶釵、李紈也笑嘻嘻地點頭。王夫人道：「真個的，你就寫個字兒去問一問。」寶玉就採了一朵花，飛跑去了。王夫人叫道：「慢慢地走，看栽了一跤才好。」

這裡眾人就商議怎麼樣地賞它。寶釵道：「要賞它，先替他遮個花幔兒。」

寶琴道：「配什麼顏色？」

平兒道：「有個現成的五彩錦幛，好不好？」

李紈道：「嫌它上下一樣的。」

探春道：「白亮的最好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太素淨些。」

湘雲道：「也耀著太陽。」

黛玉道：「我那裡有一頂魚白綃露水梅白地幔天帳，配不配？」眾人都說很配。就叫柳嫂子、林之孝家的支起來，果然映得好看。李紈又與王夫人商議，紮起大紅綢飛球，並富貴不斷地曲欄杆，八角圍著。不知怎樣的傳開了，賈政、賈璉、賈環、賈蘭也來了，都也稀奇了一會方去。王夫人等卻就山子石上鋪墊子坐下，看他們編這個欄杆。忽見寶玉笑嘻嘻地趕上來，道：「書上呢也不知有沒有，不過曹先生說並沒有。咱們再問什麼人，再查什麼書，不叫它黛梅、如意梅，叫它做什麼？」

王夫人笑道：「大姑娘，寶玉也很是呢。」

寶釵笑道：「林丫頭，太太也順了這個花名兒。」李紈、探春一齊道：「太太就順著這個花名兒也有理，咱們今日不是來看花，通是看你了。」

黛玉笑道：「舅太太不要理寶玉胡鬧。舅太太是玩寶玉的話兒，姊妹們就搭到我身上來了。」

眾人就扶了王夫人下來。商量著擺席在什麼地方，也有說在花下的，也有說在樹外岡子上的。寶釵說道：「花下太近，岡子上太涼，再支起幛子琰也沒有法兒。依我說，不如在池子那邊曲亭上，你們大家瞧瞧，可不見個全身兒。還更好呢，你們看池子裡定得那麼樣，我們到那邊望著，還替它添一幅喜容兒。」王夫人、黛玉都說好。黛玉笑道：「舅太太，今日賞我做個東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一定的。」黛玉就傳蔡良家的告訴去：「今日通不拘什麼，只要各人面前擺各人愛吃的物事，也不拘樣數。」

蔡良家的答應了去。把這寶玉喜得了不得，黛玉也就樂得很。不多一會，擺設妥當，眾人都到亭子上來。芳官、藕官、齡官、蕊官等也只隨身裝束，帶了琵琶、洋琴、小箏、鼓板、洞簫六件，唱個小令兒伺候，只在亭背後小套間內等著。這座亭子本來起在

水面上，旁有翠竹高梧蔭著一棵大耐冬，對面山子上無數的亂峰，曲徑盤旋，翠螺重疊。這一棵黛梅樹巧巧地對著亭子上倒影池中，又映著綠幔紅欄，飛香送豔，兩旁各種的樹木，恰如侍從奴婢圍著夫人。黛玉心裡好不快活。這裡王夫人、寶釵、李紈等盡著評論。黛玉卻只是一個人暗暗出神，千思萬想地想著道：「我從前葬這個花，原只有寶玉同調。就作的那首哭花詩，也只有他傷心。今日我與他果真圓聚，自然這些看花的，也只好算他一個人是同心人兒。也奇得很，人也會轉過來，花也會轉過來，這些姻緣莫非前定？」

黛玉正想到這裡，史湘雲就走過來，笑笑地拍著黛玉說道：「姻緣前定，呆做什麼？」黛玉嚇了一跳，明知她仙機隱約，也不便說破她，只是大家聽歌喝酒。到底天氣正冷，席散也快。寶玉、黛玉就回到瀟湘館來，寶玉便將黛玉在亭上所想的話一樣地說合來。黛玉又奇了一奇，想道：「寶玉真正算得一個知己，怎麼我的心這樣他也這樣。」

黛玉口裡倒反說道：「我倒不是這樣想。」

寶玉道：「你在想什麼？」

黛玉笑吟吟地道：「我也不會想。」

寶玉笑道：「是的了，你不會想就是了。」

寶玉就與黛玉商議：「等這一樹花謝了，咱們再就這樹根上埋了它，仍舊將各色各樣的花近著它再埋一塚，等它再發起一樹。黛玉笑道：「好好，你把滿京城的落花兒籠箍籠掃將來埋了，就有這樣的花塞遍這個大觀園呢。告訴你，大凡天地間夷驚可愕的事情，每不常有。也就如人物一般，千古來有幾個西子、太真？有幾個謝靈運、李太白？這靈光透露統不過一點兒。它這一樹花，我還很嫌它開得多，只該開這一朵呢。」

說完了，就將拾起帶回的這一朵，叫素芳揀一個白粉定暗菊的盤兒，少少兒盛些水，將這朵花養在盤裡。寶玉聽了黛玉的一番議論，十分歎服。這裡兩個人方在商議，等這樹花謝了，也好好地葬它在埋香塚上去。誰知第二日清晨，紫鵑、晴雯、素芳、碧漪、香雪等一齊進來，說道：「昨日這一樹的花兒，開也開得實在奇。咱們今日趕早地上去瞧瞧，一朵花兒也沒有了，彩也彩不到，這樣乾淨。天開出來，就天收去了。」

晴雯道：「若說是有人去彩它，不要說太太那麼著愛它，誰也沒這人敢去彩它。就算有人去彩，這花，哪裡彩得這樣乾淨。我們大家瞧過它，這棵樹高得那麼樣，怎麼樣上去的，況且橫斜裡許多枝梗兒，凌空去礙著山子石的，斜到池子裡去的不知多少，誰還能夠去彩它。」

寶玉聽得駭呆了，只管跌著腳，就奔出去，一直地到了樹底下。果真一樹綠蔭，毫無一花一蕊，就出神起來。想著這樹花本來開得稀奇，但自索性沒有開出來也罷了；怎麼樣芳霏馥鬱開這一天，就叫花神收去了。可憐見的，不知林妹妹還傷到什麼分兒。況且這樹花應著了林妹妹回轉來的祥瑞，若是這樣開落的快，我同林妹妹相聚的緣分，也恐有限的光陰。」

寶玉想到這裡就水也似地流起淚來。又走近樹身邊，盤桓撫摩，忽然轉悲作喜道：「我也糊塗了，花兒雖然落盡了，好好的樹本身兒原在。你果真的應了林妹妹，林妹妹也就同了你百歲長青。無不過樹到花開吐豔，也如人的密愛私情。我想林妹妹這個人，雖則豔如桃李，卻也冷似冰霜；雖曾共枕同衾，也只如賓如友，比這個花的光景，也就差不多，何嘗不妖嬈香馥，卻不許姿意流連。比方起來，真個一毫無二。但是從前葬花的時候，彼時同泣殘紅，而今連一點紅也不見了，不知她傷得怎麼樣在那裡。我想出她的心，我就該去勸勸她，只是越勸慰越傷心，便怎樣呢？我只有倒反躲過她，等她傷定了再去。只是我的心事，除了林妹妹還告訴誰？」

寶玉一面地想，不知不覺就尋曹雪芹去了。這裡黛玉聽見晴雯等的言語，料著寶玉心上定要傷感一番。黛玉心裡非但不傷，倒反說道：「很配。」原來黛玉、寶玉兩個人卻又各自不同。寶玉只愛的繁華熱鬧。黛玉只喜的幽靜淒情，雖則現在的光景富貴無雙，卻也心淨神閒，仍舊一塵不染。所以聽見這一樹花忽然地花神收去了，便說：「這才是天宮仙府的奇花兒，要這樣開落才配呢。」就叫素芳：「你快去瞧瞧，咱們盤兒內的一朵花不要也走了。」

素芳、晴雯、香雪連忙看了，說道：「很好地在裡頭」。就拿過來送與黛玉細看。只見這一朵花果然可愛，香也香得緊，黛玉只管點頭出神了一回。黛玉忽然地叫著她們將紙條兒卷著鐵絲，尋出極輕的綢子，配了盤兒內的花顏色，一會子就紮起一盞梅花燈來，也細枝細梗地扶從了些枝葉，又將金粉筆勾出花莖，真個好看，就下了帳子在錦帳中間掛了，點將起來。這貂帳繡衾之間點起這盞綠萼梅花的燈兒，實在可愛，連床前小香幾上的一瓶紅綠梅也分外好看。這一盞燈旋旋兒的，倒像飄出些香氣來。黛玉同紫鵑、晴雯等看了十分歡喜，連柳嫂子、老婆子、小丫頭們統叫來看看可像不像，眾人都說像得了不得。

眾人正在說笑著，黛玉忽又想道：「寶玉這會子不知傷得怎麼樣，一定尋曹雪芹去了。他回來見了這盞燈，不要又觸起他的傷感來，可憐見的。他心裡頭千回萬轉，也不過為了我一個兒，就從前的許多傷感害病，也只為了我一個。我們而今一塊了，他還時時刻刻想起許多分離的苦況來，實在也可憐見的。我而今卻有一個法兒，索性連各色各樣的通紮起個花燈來。再不然連魚鳥人物一總也紮它幾盞，橫豎元宵也近了，趕著試燈日，從上房起直到大觀園，各到處掛滿了，連樹頂上也掛些滑溜兒扯將上去，等寶玉愛熱鬧的，盡數地暢暢意兒。我記得從小兒在南邊的時候，也見了多少燈，這些下路的燈兒全個兒通買了掛在運司衙門裡，那蘇州的紙割剝燈也蠢呆，單算常州的紮彩燈兒最有趣。

黛玉正想到這裡，李紈、寶釵、探春、惜春也過來告訴這一樹花不見的光景。黛玉只是笑吟吟地，並不回言，只拉了她四個人揭開幔子去看這一盞燈，也將盤兒內的花比著看。四個人都說有趣得很。黛玉也將要紮燈的玩意兒說合來。探春連說有趣。寶釵笑道：「我們不會做紮燈匠兒，我只等你們紮完了，我現現成成地瞧，遇著我愛上的挑了去就是了。」

黛玉笑道：「寶姐姐，你從來是個道學人兒，到了這個上反要佔便宜，我就限定你紮一個寶丫頭出來，果真紮得像，等寶玉挑了去罷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們看林丫頭，始終嘴尖舌薄的，我不撕她的嘴不算我。」寶釵就要去擰她，慌得黛玉連忙討饒，道：「寶姐姐，饒了我吧，我再不敢了，等我講這個紮燈的有趣給你聽。」李紈、探春、惜春也勸道：「真個的暫且饒了她，等她講這個紮燈的巧勁兒。」寶釵方才放了手。大家慢慢地坐上，黛玉就說道：「你們統沒有到過南邊，不知道常州的紮彩燈有趣呢。也有豳風圖燈、月令燈、十愛燈、千家詩燈、二十四孝燈，我最愛的是庚亮愛月、陶淵明愛菊同那爆竹聲中一歲除，許多山石花樹。一家人家開著門看煙火，也有奶奶們、姑娘們、小孩兒，還有人貼著半幅春聯，也有放炮仗的小廝們。他這些奶奶姑娘，也打扮的華麗，提著個小手爐兒，真個活龍活現的。我就掛到清明時候還不除下呢。」

眾人聽了，都高興起來，道：「這麼樣有趣，咱們而今馬上就幹起來。」黛玉道：「咱們也不用約定，各自各的憑個意兒紮出來，大家賽個巧。」探春也喜，就同李紈、寶釵、惜春去了。也去告訴了眾姊妹，又叫入畫、秋雲去約了喜鸞、喜鳳。這裡眾姊妹就各自各地無般百樣紮將起來。卻說寶玉悶悶地走到曹雪芹那邊，談了半日，用了飯，方才回來。不知黛玉傷到什麼分兒，到底傷定了沒有，就一直地往瀟湘館來。只見滿桌滿地統是些銅絲兒鐵絲兒，青黃色的竹絲竹片兒，麻絲麻線也料了無數，這柳嫂子、老婆子、小丫頭子都拿把剪刀在那裡削這些竹片。寶玉詫怪得很，問著她們，都只嘻嘻地笑不肯說。寶玉走進屋裡，只見黛玉坐在炕上，炕桌上鋪了好些紙兒。黛玉拿著筆，在那裡畫什麼圖兒似的。近著去看看，也有樹木房屋人物各色各樣的花樣兒。問著她，也只笑笑不言語。黛玉就跨下炕來，拉寶玉進幔子裡，指給他看，說道：「瞧瞧這個就懂得了。」

寶玉就喜得跳起來，道：「好妹妹，你弄的玩意兒實在出人頭地的有趣。我而今也幫著來紮，同她們去劈這些竹片兒。」急得黛玉拉住她，說道：「寶玉，你不要淘氣了，你那麼著我就不弄這個玩兒。我告訴你，這些樓閣人物花卉誰耐煩編他，不過打個稿兒，外面傳些紮彩匠，叫哥哥那邊的清客相公們教著他紮，也快也好，我們不過鬥筍接縫地裝起來就完起來了。那邊大嫂子、姊妹們通是這樣。她們老婆子、小丫頭們鬧的不過是些粗玩意兒，由她們鬧去，紮得成紮不成隨她們便了。真個的你也同著她們鬧去，

你只好好地坐在這裡，瞧著我打這些稿兒。」

寶玉真個地就喜喜歡歡坐在炕上瞧著她畫，也幫了她寫些顏色尺寸的字樣。這榮國府、林府兩邊，一眾姊妹就無夜無明地紮起花燈來。到了十一二兩日，漸漸地齊集起來，你來我往，大家瞧著評著，著實地賭賽，就把東西牌樓的燈市也比下去了。李紈紮的是美人紡織課子圖、秧歌車水圖，一樣的轉著桔槔踏水。薛寶琴紮的是孟襄陽踏雪尋梅。邢岫煙、李紋合紮的是四回西遊記。李綺紮的是吳王彩蓮。探春紮的是沉香亭李白醉酒，又一隻船燈，是東坡赤壁。惜春紮的是唐帝游月宮。喜鸞紮的是陶朱公三遷。喜鳳紮的是麒麟孔雀。香菱紮的是挑燈覓句，又是梁鴻舉案圖。紫鵑紮的是四柿如意。晴雯紮的是彩雲籠月。香雪、碧漪、青荷合紮了一盞鳳穿牡丹。香雪紮了個瓶梅。入畫紮了個五色羅浮蝶。碧月紮了個獅子滾繡球。翠螺紮了個二龍戲珠。吳新登家的紮了個聚寶盆。單則是史湘雲、平兒不紮。寶釵也叫鶯兒、麝月們紮幾個一卷書、黃金印、壽鶴蟠桃，哄哄芝哥兒。只有賈環扭住了彩雲幫著她紮些馬蹬。還有黎香院的芳官、齡官一班女孩子同些小丫頭們紮了些魚燈、滾燈、獅象兔鹿虎豹燈、小紅鞋燈、香袋燈、關刀月斧燈、大方勝滿池嬌，大的小的不計其數。這黛玉是個為頭的人，心裡總要出人頭地。先紮了兩座郭汾陽慶壽，題上一個「世受天恩」的匾額送到賈氏宗祠、林府家廟裡去。再紮一座裴晉公的綠野堂，送上賈政王夫人。又打聽寶釵、平兒不紮，寶釵外送了一座李鄴侯童子朝天圖，把個寶釵喜得了不得，連忙用暖帽罩好了芝哥兒，自己抱過來道：「謝你的奶奶。」

黛玉也就接手抱過來，對著他玩了一會兒，就埋怨起寶釵來道：「寶姐姐，你真個的太高興了，這點子孩子，也不顧著天氣，你就抱過來，叫我心裡怪痛他。」

就有王媽媽、麝月、晴雯、素芳接過手抱回去了。賈璉那邊也送了一盞和合雙劉海。還送一座西王母群仙奏樂與薛姨媽。這瀟湘館中掛的燈，一座是十六面的畫紗絹馬燈，寫出一匾，是長江萬里圖，從岷山導江，一直到三江歸海，一段段的人物故事，都用頭髮絲銅絲兒做出各樣活動的機關，這是黛玉從小在南邊，憶著南邊的意思；一座是五真遠祖圖，全用西洋法，五官都自活動，裝點出這些列仙出身得道的光景；一座是淮南王拔宅飛升，雲中雞鳴犬吠，那些雲霞人物活動不用說得，連雞犬也叫出雞犬的聲音來。到了十三晚上，先是賈政、賈赦等同姜景星、林良玉、曹雪芹、程日新、白魯等，先衣內眷迴避了，細細地各處進去看過。到了瀟湘館，看見這些巧燈兒，益發新樣，就坐將下來。白魯一面看，一面說道：「瞧這樣的好燈，主人家不拿出酒來也不配。」

姜景星瞧得太太們也要來瞧，不便在此喝酒，就說道：「要喝酒，寡酒不中用，若是個尋常的按酒也配不上這個燈，而今且將好茶來喝了。咱們叫寶兄弟好好地備下了好的，咱們明日晚上大家約定了到這裡對著燈月痛喝他三更天。」

眾人都說好，就將上好的茶喝了。杭三泉兄弟兩人就說道「咱們喝了這個好茶，洗亮了嗓子，咱們就今日晚上同黎香院一班教師女孩子大家賭賽過叫百齡好不好？」

寶玉說：「很好」。就叫人一面傳知黎香院，一面向綴錦閣鋪設，也叫人往林府取家生。隨後便是薛姨媽、邢夫人、王夫人等領了一眾姊妹各處地逛，一路兒看到瀟湘館來。這時候林良玉那邊的清客們只在大觀樓上，一套清曲一套十番。那黎香院的女孩子也分了兩班，在綴錦閣、藕香榭兩個清曲細唱。大觀園的樹林上都掛起各色各樣的燈，連池子裡也用木板漂著魚燈、鴛鴦燈、鷺鷥燈，也有小燈船唱著彩蓮歌，合著洋琴鼓板放些小燄火。真個的七華九彩，綠燄紅輝；結彩分四照之花，沉香吐三珠之樹。只有櫳翠庵裡掛幾盞素玻璃燈兒。那些小丫頭只管拿了些各色的魚燈、鳥燈成群結對地往山子上下繞過去穿過來，遠遠地望去，不見人走只見燈行。那些樹林上綠光也分外地可愛。這些太太姑娘們盡著說說笑笑，吃果子喝茶。寶玉一個人就樂壞了，東跑西走，拉著姊妹們，批評這個那個。王夫人只說不要鬧乏了。黛玉、寶釵笑道：「他本來叫一個無事忙，這會子的忙不用說了。只是你也體諒著太太的惦記你。」

這榮國府的玩燈，一直鬧到土地生日。寶玉只是一天天地巴著天晚，要點起這些燈來。一日天晚了，大家點起燈，史湘雲也來看，黛玉就說道：「雲妹妹，你本來是愛玩的，怎麼這樣素淨起來？就算看不起塵世的繁華，你知道麻姑仙人也曾擲米成珠呢，你何妨遊戲遊戲？」史湘雲只笑著。黛玉、寶釵、寶玉、探春再三地央及她。湘雲笑道：「也等人靜了，給你們玩意兒瞧瞧。」眾人都詫異起來，道：「你原來藏著什麼燈兒在那裡。」

湘雲只笑著，黛玉寶玉便問惜春，惜春道：「實在沒有，早早晚晚一同的，並沒有什麼燈兒。果真有了，它便不掛，我也會掛起來呢。」眾人便說湘雲哄印們。湘雲笑道：「哄就哄罷了。」寶玉又再三地央及她，湘雲便笑道：「就紮起來，也要好一會子，我已經叫人紮去了。你們要看，總要人靜了才有。」

黛玉、惜春便知道她有什麼變法兒，就說道：「是了，人靜了自然有得看的。但則是我們過去看，還是拿過來？」湘雲道：「在這裡看就是了。」

眾人只道拿過來，就擺些小碟兒吃酒等著。看差不多人靜了，史湘雲道：「你們果真要看我這個燈，大家上閣去。我這個燈點得很高，你們要瞧，要往閣上頭望去。」眾人真個的依了她，同到閣上去望著。櫳翠庵裡靜悄悄，只怪她說謊。史湘雲用指頭指著說道：「你們且瞧一瞧。」

只見櫳翠庵裡三四隻白鶴兒燈飛出來，飛到半空裡，迴翔飛舞，隨後又有三四隻跟上去。末後有一隻老鶴，直上去，口裡吐出五色霞光。這八隻鶴就跟著它舞。把閣上眾人都驚得呆了。湘雲就走到欄杆邊揮一揮手，只聽得半天裡一陣回風，飄下些笙樂之聲，那一群鶴飛到雲端裡去了。黛玉、惜春只怕湘雲也上了天，連忙拉住她，說道：「你真個的是個仙人兒了，鶴也被你召了來。」

湘雲笑道：「你們也糊塗得很了，誰看見鶴肚子裡會點起蠟來，這不是煮鶴了。真正笑也要笑死了，統是一班孩子的說話。」寶玉道：「好妹妹，你這個玩兒實在比人家不同，我就很愛它，怎樣再飛只鶴燈兒給我瞧。」

湘雲笑道：「多也沒有了，一兩盞只怕還有。你們不要性急，只替我瞧著看吧。」正說間，只見櫳翠庵內果真又飛起兩盞鶴燈，一大一小，子母似的，也上上下下舞了好一會，也往空裡去了。寶玉道：「再叫幾聲更好。」

湘雲笑道：「這是張姑娘送親，又響又亮了。而今憑你們千方百計地弄巧賭強，我不過用個西洋法兒，你們就說是仙法兒。這樣看來你們的巧思兒也有限。」眾人只是不信，便跟了湘雲下來，黛玉、惜春只緊緊地跟著，湘雲笑道：「你們當真的不信，再叫你們看小玩意兒。」就叫翠縷去將床底下一筐的紙團兒搬過來，真個的翠縷就搬過來。眾人看一看，只是各色各樣的紙團兒，不信它有什麼奇處。湘雲就叫丫頭們兩人拿一個都往院子裡站著，教他們一同地點著了。那些紙團一會子鼓滿起來，一齊飛升上半天裡，就如十幾個月亮呼風疾走，好些時方才不見。這就是湘雲留下的洋燈兒，眾人驚奇不已。湘雲便將一個遺下的拆開來，講這配的法兒，說是在先的鶴燈也只是這樣的。黛玉道：「怎麼樣那個群鶴兒會舞呢？」，「那笙樂之聲又是何處來的？又是誰在庵裡點的呢？」

湘雲笑道：「算著時刻點了走線有什麼奇，順著風兒也會舞，我倒沒有聽見什麼笙樂之聲。」眾人差不多被她瞞過了，只有黛玉、惜春知道她不肯露相。眾人便收拾了各色的燈，只玩這個洋燈兒。一日黛玉正在閒坐，忽見寶玉走進來，望著黛玉只嘻嘻地笑。黛玉問他：「笑什麼事情？」

寶玉笑道：「事情呢沒有什麼事情，有一件好得很的玩兒東西在這裡。」

黛玉就叫他拿出來。寶玉只是笑著不說。黛玉道：「也沒有什麼奇，我也不要什麼玩兒東西，不像你那麼孩子氣。」

寶玉道：「你真個不要，我為的是你心愛的東西，費了多少勁弄來的呢。」黛玉也想不起，就拉住了寶玉搜他。寶玉笑道：「搜是搜不出來呢。你果真的要它，你只許了我也拿金魚兒游給我瞧瞧。」

黛玉笑道：「金魚兒昨晚上在水盂內的，這會子正要撈起來。你只要拿出什麼好的來，我就將金魚兒游給你看。」

寶玉道：「我就拿來給你。」寶玉就跑出去，一會子走轉來，說道：「來了，來了，就掛起來吧。」黛玉便走出來看，只見竹

林上掛了一個金籠，就是從前這一隻綠鸚鵡。黛玉真個喜得了不得。鸚哥望見了黛玉，就叫道：「林姑娘，林姑娘，林姑娘來了，我想得你好，快給我洗個澡兒。」黛玉就叫素芳、香雪快快地替它洗澡。寶玉笑道：「我今日下衙門回來，走到西華門瞧見它，我倒不在意，它就叫了我的名兒，我就下了車瞧它。它就念起詩來，可不愛它呢。也不知誰偷出賣給他，這個店是一個花兒店，給了他三十兩銀子，才給我提過來。你說不孩氣了，不要玩兒的了，真個不愛玩兒它？瑤兒你拿了去，賞給你吧。」瑤兒也只笑著。黛玉笑道：「你也沒有說明，我怎麼不愛它。」

那鸚哥洗完了澡，抖抖翎毛，跳上架子，將嘴兒琢刷了一番。這素芳就去喂它，鸚哥也乖得很，略飲了幾口水，就念起「儂今葬花人笑癡，他年葬依知是誰」來。直把個黛玉、寶玉笑得了不得。瑤兒也便出去了。寶玉笑道：「咱們瞧金魚兒罷。」

黛玉就叫香雪取出來。寶玉趕著地瞧它，也要了顯微鏡細細地瞧它兩面的篆字，真個活潑得很。寶玉連聲說道：「有趣。」晴雯也走進來，大家說說笑笑。晴雯過來瞧這個金魚兒，說道：「本來今明兩天是下水的日子。」寶玉就叫晴雯取出來，仍舊給黛玉掛好了。寶玉還去瞧瞧，說道：「實在有趣，真個的稀世之寶。我這一塊玉只是個呆的，誰有這個靈勁兒。」

黛玉道：「沒有它也不被你拖下苦海去。」

寶玉笑道：「沒有這個金魚兒，你還瞧得見這個鸚哥麼。」

黛玉道：「我要瞧鸚哥，南海去也瞧一個，要這撈什子做什麼。你那個撈什子有什麼鎖兒鎖住了，真金真玉配得好不過，又要什麼佛了仙了。那仙佛說定的仙佛話，配金配玉好不過呢。」

寶玉笑道：「罷了，一班拐騙的僧道，弄的隱身障眼法兒。你這揭我的短，你再這麼著，我就弄出從前的隱身法來，暗地裡捉弄你。」

黛玉笑道：「誰怕你，我也會學了老爺拿些穢物淋了你，怕什麼。告訴你，現有真鋼實貨的史真人在家，我只要告訴了他，盡著地破你的邪道。」

寶玉便笑著道：「罷了，我就怕定了你。」黛玉啐了一啐。這時候漸漸近了清明，到了寒食禁煙。寶玉等聚些相好，騎著小川馬出去遊玩。黛玉也約了姊妹，大家走到山子上邊，遠遠地望些春色。黛玉就走到最高處，便是凸碧堂。只見晴雯獨自一個人扶在欄杆上，悽悽惶惶地只是個拭淚不止。這黛玉日在錦繡叢中，綺羅隊裡，喜孜孜地長久沒有傷心；又且晴雯近來也諸事滿心足意的，王夫人以下也都待她到二十分，還有什麼煩惱？黛玉只怕寶玉小孩子性兒又有什麼委屈了她，就悄悄走上去挨著她，拍她的肩兒道：「晴雯妹妹，你這會子還傷什麼？」

晴雯只是哽哽咽咽的。黛玉又再三地問她，晴雯拭了淚，將手遠遠地指道：「姑娘，你瞧見那個地方麼？」

黛玉仔細地望一望，便道：「那是一叢樹林，傷它做什麼？」晴雯哽哽咽咽地道：「可憐見的，那就是晴雯的墳墓兒，晴雯的前身就葬在那樹底下。」黛玉聽了，也就忍不住地滾下淚來，說道：「可憐見的，怪不得你這樣的傷。但是你雖則苦了前身，還虧了這個五兒，才有了今日的你。我若是同了你一樣，也葬在地底下去，一樣的地底下，還要葬到南邊去，今日就回不過來。」黛玉說了，自己也十分地傷起來。晴雯倒反來勸黛玉，黛玉倒傷個不了。晴雯道：「姑娘，我總想到自己墳上去走走，雖不能見著地底下的枯骨，也還踏著自己棺蓋上的地土。」

黛玉道：「這也是必該的，我們這個大觀園背後，到那裡也很近了。明日聽說老爺太太們統要往城外掃墓去，咱們何不借一個踏青的名兒約了姊妹，大家開了後園門出去踏青。也預先約過，各人各自的結伴攜壺，不必聚在一塊。我就同著你再帶了柳嫂子到你墳上去祭你的前身，也只當我奠了自己的前生。你也再替這個現身就這塚左近揀下一塊地土，定下了一塊壽域，倒替五兒立一塊碑，叫寶玉作一篇碑文刻上去。你將來百歲過去了，仍舊將這個現身還給五兒。我們這番話只告訴寶玉、柳嫂子，統不告訴別人。你說好不好？」黛玉這番話倒把晴雯說得快活起來，便道：「這麼著，我可不滿心滿意了。不是姑娘這麼說，我倒也想不起來。」

兩個人就約定了。到了第二日，果真姊妹們大家約定，也只隨身衣服，並不打扮。這大觀園一班姊妹們一齊開了後園門，出去踏青。正是禁煙時節，掃墓人多。古人有贊這寒食的詩句，如「萬井閭閻皆禁火，九原松柏自生煙」，又如「雲淡古原青草短，風吹曠野紙錢飛」之類，也不可勝數。只是一路上桐花半白，李萼微紅。絲絲弱柳低斜拂水面之風，陣陣飛桃歷亂度朝陽之影。又是些吹簫搖鼓賣餳糖兒的，又是孩子們嘻嘻笑笑放風箏兒的。大家走著這幾條淡青的路徑，轉過了好多樹竹籬笆，倒比得大觀園內覺得幽雅閒曠，耳目一新。姊妹們也有閒望的，也有採些草花兒的，也有看那些掃墓人村的、華麗的。獨有黛玉、晴雯瞞著眾人悄悄走到晴雯墓上去。柳嫂子也提了壺跟了上來。看見這些松樹也不過一人高，間看些冬青古柏。樹林深處顯出一座石碑，碑面題著「芙蓉神晴雯女子之墓」，旁寫「某年月日賈寶玉題」，後面碑陰上刻的是寶玉所作祭文一篇。黛玉、晴雯就感激寶玉不已。轉過去便是晴雯的墓了，也收拾得很整齊，也圍了好些夙草根兒。晴雯、黛玉看見了，只管灑淚，兩個人都澆了酒，化些經卷兒。晴雯真個的依的黛玉，一字兒並著插下標記。後來真個地立了佳人柳五姐的碑，刻下寶玉作的碑文。柳嫂子也倍覺感傷，說著：「林姑娘，我現現在在有這個心疼的女孩兒在這裡，苦的不是她的真氣兒。」

黛玉也灑淚道：「晴雯妹妹，你曉得你的墓草已青，真身已壞。你而今重新完你的夙願，你不肯忘了你五兒妹子，你便要孝順你這個生身的媽。柳嫂子，你也不要傷了。譬如你心疼的女孩子做了地下的晴雯，也沒有我這個金魚兒，真個的同那個晴雯一樣，也不如有了這一個五兒。難道這個女孩兒不是你自己親生的皮肉？」

晴雯也滴淚道：「姑娘說得很是了，我若沒借著五兒妹妹，怎麼還有這個人兒。你不是我媽，誰是我的親媽？」

柳嫂子也就轉悲作喜地謝了。他們三個人恐怕眾人尋了來，便依了舊路走回去，同著李紈、探春、寶釵等一齊回到大觀園來。大家高興看見那些小孩子放風箏，你喧我嚷十分熱鬧。一群人也走得乏了，便各自散歸。恰好寶玉等也踏青回來了。寶玉正在瀟湘館等黛玉，看見黛玉進來，便笑道：「你們也玩得太高興了，竟微服而行起來。你便衣妝雅淡，總也認得出來。」

黛玉道：「只許你們小子們逛便了，我明日還騎了牲口出去打一個小圍呢，你瞧著罷。」

寶玉笑道：「好，益發強得了不得了。林妹妹，你快快地打圍，我就跟著你做一個馬夫，瞧準你打幾個蜂蝶兒回家吧。」倒說得黛玉笑了。黛玉坐下來便將晴雯掃墓的話告訴他，也贊他的碑文好得很。將晴雯立願要等自己過世後，將現身還給五兒，並要寶玉另替五兒立碑的話說合來。寶玉大喜道：「是的了，是的了，這樣處分也對得過五兒了。」

正在議論，傳說太太回來。寶玉、黛玉便同眾姊妹來到上頭。不多時賈政也便回來，說明日要帶了寶玉、蘭哥兒到鐵檻寺去祭奠賈敬。就請齊了四十九位高僧，做功德超薦亡人。到了次日清晨，賈政、寶玉、蘭哥兒便一同去了。賈政因為公事多不能守在寺裡，便叫賈璉在家照料，將寶玉、蘭哥兒留在寺裡住宿，按子午卯酉隨班行禮，自己不時往來。到了第二日，可可的天色陰陰，下起雨來，一連三日雨點不絕。黛玉為的寶玉不在家十分納悶，獨自一個人挑燈獨坐，悶了幾個黃昏。雖則一日幾遍，人回報平安，心裡卻十分記掛。又為的同晴雯上塚回來，默默地傷了好些時候，覺得坐立不寧，就約了晴雯來挑燈閒話。那雨點一聲聲滴在竹葉上，聽得人厭煩，又是簷前風馬兒趁著暗風叮噹不絕。兩個人就前前後後地說起舊話來，也滴了好些眼淚。晴雯道：「五兒呢，原也傷心，真個的俗語說『白白地做人一場，枉自為人在世，』哪比得林姑娘你這個真身真氣呢！就是我呢，也有一件缺陷，好好的父母血氣，追不上自己的真身。」

黛玉道：「罷了，你我的苦也差不多了，通是死死活活過來的。我倒也厭這個血肉之軀。從前若將我這個身借給你，留著五兒，倒也兩全其美。」晴雯道：「咱們算什麼人，真個依了姑娘所說，這榮寧兩府還有重興之日麼？良大爺若不為著同氣的分上，還肯這樣麼？」

兩個正在閒談，那雨聲一陣大一陣小，只是連綿不絕。到了臨晚的時候，那竹葉上的綠光益發射入玻璃內，連女牆的苔影也映了進來。兩個正在納悶，忽聽得蠟屐之聲，只道是寶玉回來了，哪曉得是李瑤從寺裡回來，齎著寶玉的一封字兒，問太太奶奶姑娘

們好。李瑤交代明白，就去了。黛玉、晴雯便點起燈拆開觀看。原來寶玉也因雨天在寺中納悶，晨鐘暮鼓鬧得不清，便揀一處僻靜僧齋，將五兒的墓道碑文作起，一脫了稿，便趕緊眷清，寄與黛玉觀看。黛玉便讀道：蓋聞生也如寄假焉，必歸。桃根梅乾，猶開同蒂之花；鳩距鷹拳，僅變化生之性。他人入室，哀莫甚於借軀；招我由房，幸孰深於附體。雖凌波洛浦，不留影於江皋，而隕涕峴山，必正名於陵谷。此芙蓉神之晴雯女子之必還身於佳人柳五姐也。昔者張宏義借軀李簡，不返汝陽；朱進馬附體蘇宗，頓醒彰郡。他若桐城殤女，東西門俱認雙親；晉元遺人，新舊族曾添兩子。爰及淮陽月夜，驚瞟持燈；上蔡風晨，欣觀解竹。寧少見而多怪，可近信而遠微。當夫玉煙化盡，珠淚拋殘。積長恨於泉台，杳難遘覿；叩傳音於蓬閬，祗益荒迷。就使玉簫再世，韋郎則鬢髮絲絲；倘教徇情終鰥，倩女則離魂黯黯。今乃死如小別，珊珊真見其來；可知生是重逢，栩栩如醒於夢。又且眉稍眼角，具肖平生；即與刻范模形，無差阿堵。以此先天之巧合，完彼後世之良緣。彼無恙也，雙適故人。子慕予兮，一如夙願。古無似者，斯足奇焉。茲者節屆禁煙，人來釃酒。酬卿何處，自借枯骨以代生身；償爾有期，自表白楊以營生壙。姑娘墓裡，不必以一美而掩二難。蘇小墳前，自當以三尺而分兩兆。此日獨留青塚，魂歸即依我前身；他年相見黃泉，屍解共歸全造化。等逆旅之同還，奚索浦之抱憾。誓言返璧，莫愴遺珠。原期同穴，難分一體之形；爰泐雙碑，共志千秋之感。某年月日怡紅院主人賈寶玉題並書。黛玉看完了，只管點頭說好。晴雯也接近著瞧，黛玉又一字字講給她聽，惹得晴雯只管掩淚，晴雯道：「難為了寶二爺作出這一篇碑文，五兒也不虛生一世了。」

黛玉歎道：「寶玉呢原也實心，不經這一番風波，也不見得他的心腸。」晴雯道：「可不是呢，從前姑娘回轉過來，還那麼著執意，又磨得他死去活來。」黛玉歎道：「這也是前定的磨折，誰還強得過頭上這個天。咱們在此聽雨淒涼，他在僧寺裡也不知怎麼樣的孤棲呢？」

晴雯也歎道：「自從咱們圓聚以後，天天聚在一塊，這種光景也不能不嘗些兒。」兩個人正在灑淚磋歎，那雨益發點滴得厭煩起來。黛玉道：「這種光景只有兩句唐詩『垂死病中驚坐起，暗風吹雨入船窗』說得像。」

晴雯道：「死呢，也不過那樣，咱們兩個人通算過來人。不過死者倒也渺渺茫茫，隨風逐露，那活的人傷心起來，才難受呢。你想想，咱們這個寶二爺倒也沒有死過，那半死半活的光景也難為他，也只好算個回轉來的罷了。」

黛玉點點頭，倒反笑起來道：「他若果真要回轉來，除非借著甄寶玉。」倒把晴雯也說得笑起來。黛玉又笑道：「他若借了甄寶玉回生，倒同你配個對兒。」晴雯不好駁回她，只笑嘻嘻地說一句：「我算什麼。」黛玉登時悟過來，眼圈兒就紅了，就啐了一啐。忽然窗年一陣風，將一竿竹枝吹折了，倒嚇了一跳。晴雯便說道：「夜深得很了，你聽聽鍾上的響，已經子末丑初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今夜的夜雨倒也配景，索性坐到天色明瞭，替他寫這篇碑文出來。」晴雯道：「前日寶二爺說姑娘從前燒去的詩稿，二爺一篇篇都補全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你也知道的，我從前做過的他都見過，也不知他怎麼樣全個兒地記了去，抄出這幾本來，就連改香菱的詩也抄在裡面。別人也罷了，也該替寶姑娘一同抄下，偏又不抄。幸虧寶姑娘不在心，若揭起短來，磚兒能厚瓦兒能薄。況且閨閣中筆墨，原不許傳揚出去，寶玉也枉費了這個心。」

晴雯道：「這總也見得他的心腸了。」

黛玉只歎息個不了。兩個人真個的坐到天明，將寶玉做的碑文寫了出來，袖了去與寶釵看。寶釵也說很好。方才同眾姊妹往上頭去。可可的天雨不歇，直到第七日散花謝將方始晴明。賈政十分喜悅，完了功德，帶了寶玉、蘭哥兒一同回來。寶玉便到黛玉、寶釵處議論泐碑一節不提。寶玉為的踏青不暢，又約了景星、良玉出去清游。李紈、寶釵也因天色初晴，濃桃可愛，約了眾姊妹一起到沁芳亭賞玩。恰好王夫人又往薛姨媽家去了，姊妹們更暢意玩笑，也有拿了釣竿兒釣魚玩的，也有採花攀葉尋些香草的，也有撲蝶的，也有蹲在池邊撩水荇的，也有攜瓶汲水供花的。李紈、寶釵、黛玉、湘雲也乏了，只將手帕子鋪在太湖石上坐著瞧她們玩兒。便有小丫頭送上點心攢盒來，也只就著各人心愛些的吃些。只見這些桃花，也開得茂盛極了，一團一簇，十分嬌豔，有些開得早些的，卻被雨打壞了，太陽一烘，經風一吹即紛飛如雨。就這花雨裡映著這些姊妹們，愈覺風韻。姊妹們一面玩兒，一面也撲去身上的花片，無一個不盡興地玩兒。也有掉了手帕、香串香囊的。探春在那裡指點各房的小丫頭，各人將主子的物事兒檢點。黛玉只管點頭，寶釵卻觸起一件舊案來，便笑道：「好不要又弄到抄檢大觀園起來。」

黛玉笑道：「寶姐姐，你不知道晴雯又公報私仇麼？」眾人連忙問她。黛玉笑道：「這事也巧，可可的王善家的偷了那府裡的首飾，轉輾變錢，弄到晴雯的丫頭手裡。被晴雯認出來送過去，那府裡連人送過來，被晴雯發出去打了四十，還革了半年的月錢。」眾人都笑說：「爽快。」

眾人又走到紫菱洲，看見一座鞦韆架子。寶琴道：「咱們園子裡立了這一座架子，也只聽見玩過一遭兒，咱們今日何不上去玩一玩。」原來這座鞦韆架子著實的華麗，本身豎架是朱紅金漆描金雲龍，橫架是油綠彩漆描金雲蝠，一色的五色軟絲彩繇，挽手攀腰統是楊妃色，豆綠色的交椅繡花綢，映著這幾樹垂楊，飄飄漾漾十分好看，怪不得寶琴高興起來。眾人齊聲說好。李紈便道：「琴妹妹，這個卻使不得，一則怕腿軟了掉下來了不得，二則也著了涼，三則我們前日出去踏青，人家瞧見了，也不知是誰家的內眷。而今玩這個，牆外有勳戚瞧見，人家子弟們瞧見了便要傳說開去。咱們真個要玩兒它，也有一個法兒，只叫梨香院這班女孩子過來，也不要強她，只叫她們會上去的上去，她們打也打得好，我們只在底下看，豈不好呢。」

眾人都說好。李紈就叫人去傳了芳官一班來，都是麗線繡花衣褲，踏著花鞋。齡官、藕官、艾官、葵官都說會的。當真的四個女孩子就站上去係好了。那班女教師就同芳官送起來。也有許多的名兒，套花環、盤龍舞鶯、梭穿百花、丹鳳朝陽、雙仙渡海、一鶚凌空、側雁字、一帆風，各樣地打將起來，真個翻翻有落電之光，飄飄有凌雲之志。也使雙枝笛吹著「霓裳舞衣」

的套曲兒，擊雲羅，吹橫笛，拍板小鼓，十分應了節奏。到了後面，四人又聯臂上去，打起蝴蝶會來，這樂器就單用絲弦鼓板，越發的嫋娜娉婷，仙仙可愛。眾人正在打得有趣，只聽牆外有許多人喝采起來。慌得李紈立時立刻叫這班女孩子下來，連忙樂器也一齊叫住了。眾人一定不肯歇，李紈決然不肯叫她們再玩。黛玉、寶釵、寶琴等再三的問她，李紈只說：「外面的人兒看著不雅相，不要疑心到我們身上來。不好再玩了。」

畢竟牆外喝采的是些什麼人，要知端的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